

記宋瓷髹飾

■ 謝明良

本文主要是介紹近年浙江省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範圍出土的塗漆宋瓷標本，並結合傳世宋瓷實例，認為以漆塗抹陶瓷瓷釉以外露胎部位的舉措，其實和汝瓷裹釉支燒只露出細小釘痕，或定瓷以覆燒技法燒成後再於無釉口沿鑲飾金屬釦邊，使得整器完全未露出澀胎的做法，可能和宋代不欲瓷胎外露的宮廷趣味有關。

髹飾黑釉盞

近些年來，有幾次在私人收藏家手中見識到據稱是出自浙江省杭州南宋皇城遺址的宋瓷髹飾標本。所見標本均屬殘片，但仍可從器形和胎釉等特徵知其為福建省建窯類型的黑釉茶盞。雖然髹飾部位多已剝落不全，但從遺留痕跡仍可輕易看出塗漆部位均在盞

外壁下方露胎部位和圈足，也就是以漆裹施澀胎。塗施漆色有黑色和褐色兩種，其呈色和外觀特徵與習見的宋代素漆器一致，看來應是宋代的髹飾。不難想見，當年通體晶亮完全不露胎茶盞的富貴氣象。

傳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江城路與上倉橋交叉口、原杭州東南化工廠採集的曜變建盞



圖1 底足髹飾的建窯盞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2012年1期，頁22，圖34。

殘片，是眾所矚目的珍貴標本。傳稱的採集地點西臨六步橋，再往西即南宋御街，標本報告者推測該地是南宋都亭驛所在地，既是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夢梁錄》，卷10，〈館驛〉），同時是皇帝宴請大臣或外國使節之地（《宋史》，卷119），而該地點也出土了底刻「供御」，或在器腹下方和圈足等露胎部位塗漆的建盞。（圖1、2）¹其髹飾特徵和筆者在其他私人藏家所見者完全一致。

另一方面，清宮傳世的宋代黑釉盞中也有部分作品於盞外壁下方和底足部位施加黑

色或褐色塗料之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度被乾隆皇帝比附成五代「柴窯」的南宋吉州窯葉紋碗，在碗壁下方和底足露胎處施加褐色塗料。（圖3）其次，1920年代《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所載原收藏在景陽宮的「柴窯」，其黑釉光亮似漆，品相高逸，口沿裝鑲金屬邊釦，底足露胎，而底足及外壁下方潔白細膩的澀胎上也於出窯後施抹一層黑褐色塗料。（圖4）1930年代參加在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同類碗的定名是「宋建陽窯烏金拗盃」。今日看來，乾隆皇帝的「柴窯」說法當然並不正確，而碗的白色器胎也表明其不會是建盞所產，相對的，其胎釉和器式的成熟度則顯示其有可能是出自河北省宋金時期定窯製品。²田野調查表明，江西省吉安縣永和吉州窯窯址亦曾採集到於燒造前在碗底露胎部位施抹鐵泥的標本。（圖5）不過，上述曾被乾隆皇帝視為「柴窯」的吉州窯黑釉盞底足，所施抹的黑色或暗褐色薄層塗料的成分雖然還有待確認，但從殘留於個別作品的暗褐色塗料呈現亮膜且有剝落現象，



圖2 南宋建窯黑釉茶盞底部殘留的髹飾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頁174，上圖。



圖3 清宮傳世吉州窯葉紋盞 a.全器；b.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 清宮傳世定窯黑釉盞 口徑1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b

圖5 | 吉州窯玳瑁斑盞 a.全器；b.底部 口徑12.5公分 中國江西省吉安縣永和窯址採集 中國江西省吉安縣博物館藏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頁41，圖34。

特別是外壁近底足澀胎部位的釉上仍可見到塗料抹施痕跡，故可判斷應是燒成後的人為加工。（同圖3）不僅如此，深褐色塗料乃是施抹在可能是因使用所造成的磕損底足之上，而其塗料呈色則又和口沿金屬邊釦下方磕損處的補修媒材相近。（圖6）由於乾隆皇帝三十一年（1766）〈詠柴窯碗〉時碗足塗料似已剝落而顯露出胎色（「土性承足在」），可知其施抹褐色塗料的年代應在此之前，但

確實的時間點已無從得知。總之，塗抹碗盞露胎的做法，與傳杭州皇城遺址採集的建盞髹飾標本在理念上似無不同，意即均是企圖遮掩陶瓷的露胎部位。

在中國陶瓷史上，遮掩或減少瓷釉以外露胎部位的手法不只一種，以宋瓷而言，裹釉以支釘支燒的汝窯青瓷只顯露出支釘處芝麻般大小的灰白胎。北宋中後期以來以覆燒技法燒成的定窯碗盤類，雖於口沿留下一圈



圖6 | 南宋吉州窯口沿補修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澀胎，但經鑲飾金屬釦邊，整體則呈滿釉。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看來，汝窯、定窯或建窯等都是宋代宮廷使用的陶瓷品類，也因此裹釉支燒、覆燒後釦邊，或於澀胎髹飾，正體現著澀胎不欲外露的宮廷趣味。

另一方面，宋金時期北方山西、河南等地窯場所燒造的俗稱北方油滴碗，碗下部及底足常見施抹鐵泥漿。以往學界的說法是：北方土白，故於燒造前施加鐵泥致使燒成後露胎處呈黑色調，是為了模倣含鐵量高之南方建窯盞黝黑的外觀特徵。³考慮到建盞在宋代所受到的高度讚譽，倣建盞這樣的說法也有其合理之處，但筆者也不排除施加鐵泥的北方油滴碗也有欲圖遮蔽澀胎之意圖，而在燒成之前抹施鐵泥的工法，顯然又要比燒成後髹飾或抹施其他深色塗料更為便捷和經濟，並且不易褪色。



圖7 | 北宋 瓷胎黑漆執壺（把、流殘） 高12.8公分 中國浙江省溫州市天雷巷基建工地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頁173，下圖右。

瓷胎漆器

相對於前引建窯盞在施釉的碗盞圈足等露胎部位髹飾，浙江溫州天雷巷工地也出土了一件北宋時期瓷胎黑漆葫蘆形執壺殘件，據報導其是先漆一層褐色底漆，再飾黑漆。

（圖7）另外，還可見到於碗盤外壁整體及圈足部位全面施漆的宋代其他瓷窯標本，如杭州皇城遺址範圍所採集到的幾件金代定窯標本（圖8、9），而筆者親眼見識的另一案例據稱也是出自杭州皇城遺址，屬北宋晚期至金代的定窯瓷盤殘片。（圖10）⁴從殘片觀察，盤口沿帶花口，內壁陰刻花草。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內壁施罩定窯常見的略閃黃的透明釉，其外壁和底足則不施釉，呈現澀胎，澀胎壁施暗褐色漆，圈足內飾黑色漆，是一件在製作當時即有意識擬於器外壁髹漆的作品，故而刻意留出澀胎，讓略粗的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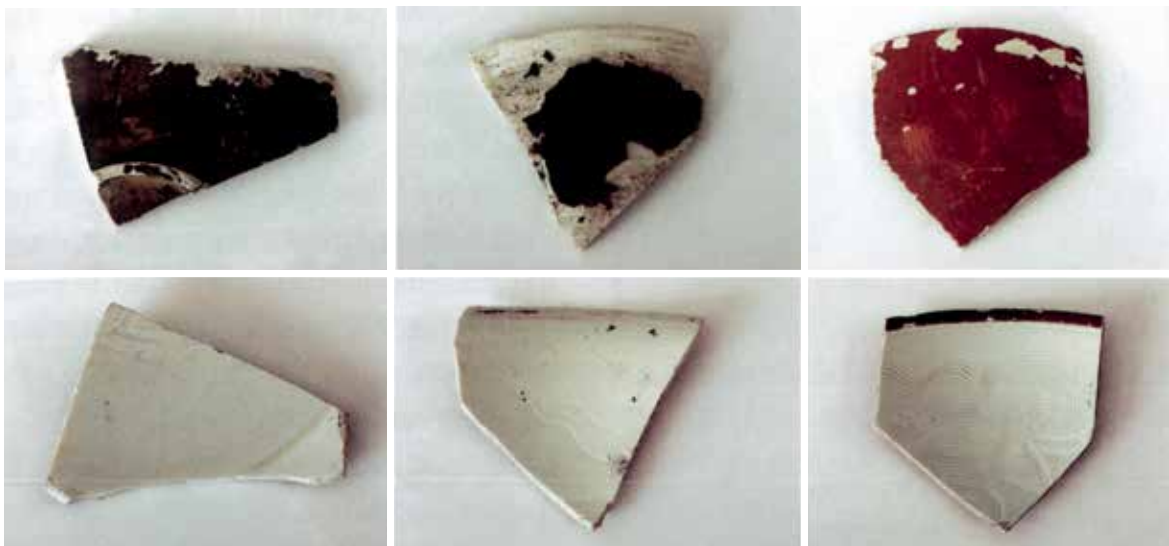


圖8 定窯白瓷髹飾標本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取自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2012年1期，頁21，圖28~30。



圖9 金代定窯白瓷殘碗片上的髹飾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東南化工廠基建工地出土 取自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頁172，上圖。

更有利於漆的附著。就其製作工序而言，大約是成形後在盤內壁刻劃花，口沿切出花口，花口下方外壁飾凹槽，再於內壁施釉以覆燒技法入窯燒成。出窯後再由相關作坊包鑲銀口，並在外壁和圈足飾漆，是相對於木胎、木胎糊織物、夾紵、皮胎或竹胎等漆器之外，有意為之的瓷胎漆器。另外，這件內白釉外髹飾的定窯殘片，還曾因破裂而以銀皮修補。從現存標本的外觀看來，做為連結補修的帶狀銀皮是黏貼在盤外壁漆皮之上，推測是髹



圖10 定窯白瓷髹漆盤 a.外壁；b.內壁 傳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 胡雲法先生藏 a.邱寧斌攝；b.作者攝



圖 11 漆平脫秘色青瓷碗 a.側面；b.背底 口徑23.7公分 中國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下，圖197。

飾後因故損傷而採行的修繕。以金屬皮條補修陶瓷的工法並不罕見，浙江地區如紹興宋代水井遺跡出土的青白瓷碗，或杭州嚴官巷出土的南宋龍泉青瓷碗，都是以銅皮補修接合的考古實例。⁵

一旦提及瓷器髹飾，相信有不少人腦海裏會馬上浮現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漆平脫秘色青瓷碗。（圖 11）從置放在地宮隧道通往前室的咸通十五年（874）石刻《衣物帳》所載錄「瓷秘色碗（碗）七口，內二口銀稜」，對照地宮文物可知「二口銀稜」指的正是地宮兩件口沿和圈足裝鑲銀邊釦，內施黃釉，外壁貼飾鏤空鑲金薄片而後塗漆磨平的越窯瓷胎平脫碗。從發掘報告的文字描述可知，這兩件似乎從未正式陳列展出的名品之外壁無釉，並且刻意地在胎半乾時，切削出臺階狀的同心圓以利髹飾。⁶ 前述外壁髹飾的定窯標本雖非平脫，不若法門寺地宮文物乃是懿、僖二宗及惠安皇太后等的供養物般富貴華麗，但仍承襲了此一在器外壁留下澀胎以利髹飾的工藝傳承。就此宮廷趣味的延續而言，該定窯瓷胎髹飾標本確實有可能是出自杭州皇城遺址。

另外，從定窯殘瓷盤外壁塗施的褐色漆的漆色酷似宋金時期北方窯場所燒造的柿釉（圖 12），可以再次確認以往學界咸認為，這種以鐵為呈色劑的所謂柿釉乃是有意做漆器製品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應該一提的是，邵伯溫（1057-1134）《聞見錄》載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1032-1062 在位）和備受恩寵的張貴妃之間一則軼聞：「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帝堅（一作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此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⁷ 問題是，由仁宗以柱斧粉碎的「定州紅瓷器」除了以往



圖 12 定窯柿釉碗 口徑12.7公分 中國河北省曲陽縣定窯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141，圖124。

學界所比附的定窯柿釉瓷之外，會不會是更為難得少見施塗紅漆的倣漆定瓷？（如圖 8～10），個人認為此或可備一說。

中國陶瓷髹飾諸面向

戰國時期（475-221 B.C.）以楚地為中心，可見一種於低溫陶器塗漆的所謂漆衣陶，這類髹飾陶器也擴展及於山東、河北、北京並西入四川盆地的戰國、西漢墓。⁸從器用的多元角度看來，有的其實不容易判斷這種塗漆美化使得陶器外觀有著亮麗光澤的漆衣陶，到底是日常的實用器？還是陪葬用的明器或用於儀禮的祭器類？（圖 13）其和湖南省長沙楚墓出土的在陶器上塗錫，使其外觀酷似金屬的塗錫陶，或後來關中地區發展興盛的鉛釉陶，都是美化陶器外觀使其產生光澤之風潮下的產物。⁹



圖 13 灰陶漆衣加彩壺 高48公分 中國河南省南陽市麒麟崗漢墓（M8）出土 取自曾布川寬、谷豐信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2·秦漢》，東京：小學館，1998，頁205，圖171。

相對於戰國、西漢時期的漆衣陶器，前述晚唐九世紀法門寺地宮的越窯漆平脫碗，和傳杭州皇城遺址範圍採集的建窯和定窯髹飾，則是展現宮廷品味的實用器。除了宋代瓷窯經常倣造、再現漆器色澤的陶瓷製品，福建省邵武南宋寶慶二年（1226）黃渙墓則出土了倣建窯類型黑釉盞的木胎黑漆碗，其碗壁甚至人工描繪密集銀線，意圖呈現陶瓷黑釉的兔毫紋理。（圖 14）宋代陶瓷和漆器的緊密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於高溫施釉陶瓷留出澀面，再於其上髹飾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清代仍未斷絕。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帶「大明宣德年製」款的瓷盤，除了圈足底施釉並以青花書寫年款，餘內外壁均呈無釉澀胎，澀胎面整體先陰刻卷草紋入窯高溫燒成後，再於其上施作雙龍戲珠雕彩漆飾，雕彩漆飾和瓷胎上的陰刻卷草文並不匹配對應，其原因不明，但作品性質屬典型的瓷胎漆器。（圖 15）從龍紋造型和書款字體判斷，瓷胎和漆飾都是明晚期萬曆年間之作，¹⁰明天啓五年（1625）楊明注釋隆慶（1567-1572）前後黃成撰《髹飾錄》時也特別加注了「磁胎」剔紅。¹¹此一髹飾傳統迄清代宮廷仍經常可見，如清宮「造辦處檔」雍正九年（1731）〈漆作〉載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無釉白磁碗四件，奉上諭著將無釉白磁器上做洋漆，半邊或畫寸龍或梅或竹或山水，半邊著載臨寫詩句，欽此」。另從雍正六年（1728）著海望髹飾的瓷碗碗蓋「俱係裡子掛釉，外無掛釉色」，¹²可知清宮也是在無釉的澀胎髹漆。其僅於外壁髹漆的做法和前引唐宋時期同類作品並無異致。

以高溫燒成的紫砂器亦常見髹飾，這不僅是由於原本就無釉的紫砂器器表的質感有

如瓷胎澀面有利於髹飾，同時也因紫砂壺往往是由名工費時製作的人們珍愛用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多件施漆的紫砂壺，其中一件雍正朝帶把方形紫砂壺，上施黑漆描金（圖 16），企圖以紫砂為地來模倣當時時尚的洋漆。王亮鈞已經指出：督陶官唐英（1682-1756）不止一次地進貢「洋漆宜興茶壺」（乾隆九年）或「洋漆描金宜興茶壺」（乾隆十年），而從臺灣故宮藏清宮傳世外施雕漆紫砂壺之壺蓋排氣孔洞已為漆填塞，可知宮中此類髹飾紫砂壺可能僅供陳設、賞玩，不具實用功能。¹³



圖 14 做建窯黑釉兔毫蓋的木胎黑漆碗 a.側面；b.內側 中國福建省黃渙墓（1226）出土 報告見福建博物院等，〈邵武宋代黃渙墓發掘報告〉，《福建文博》，2004年2期，封二：2。清楚彩圖取自蔡玫芬主編，《文藝復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190-191，圖III-63。



a



b



c

圖 15 明 萬曆 瓷胎漆盤 a.內壁；b.側面；c.外底 「大明宣德年製」青花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宜興窯紫砂黑漆描金彩繪方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漢英對照》，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頁54，圖12。

在結束本文之前，筆者想回頭談談法門寺地宮越窯平脫碗的幾個問題點。首先，相信有不少人和筆者一樣無從判斷這兩件從未正式亮相的平脫碗所見髹飾是否確屬原裝？也就是好奇 1994 年該館研究人員稱碗外壁「有慢輪切削出的弦紋」，¹⁴ 而 2007 年的報告書所描述碗外壁是「切削出台階狀同心圓」之細節判定，到底是應用科學儀器的掃描，還是因原漆剝落而致露出澀胎？總之，目前彩圖所見平脫碗外觀則光鮮完整無缺。

無論如何，這不免讓人連想到宋金時期定窯窯址亦見外施白釉內壁澀胎並刻劃同心圓的碗盤類標本（圖 17），後者薄胎，從器式看來不似插鉢，故其是否和唐代平脫的工藝傳承有關？委實耐人尋味。從彩圖看來，法門寺平脫碗內壁施黃釉，其和地宮伴出的其他越窯青綠色釉很不相同。依據前引 1994

年典藏單位未具名研究者的描述，這兩件平脫碗「內壁呈青黃色，有細小的冰裂紋」，進而指出「秘色瓷在唐代有兩種釉色，但以青綠釉為主」，可惜此一有趣提示卻似未引起學界的留意。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在南宋官窯青瓷當中，偶見一類釉帶冰裂呈米黃色調的製品。一般認為，這類製品是因窯內氣氛火候不足所導致，然而近年成立並主持米色青瓷研究班的耆年碩學長谷部樂爾，既將法門寺秘色瓷的「秘色」理解為格式或所謂的官樣，同時主張上引外飾平脫內施黃釉，也就是燒成黃色調青瓷釉的兩件銀稜秘色瓷即米色青瓷，¹⁵ 似乎意指其黃釉即南宋官窯米色調之所謂「米色青磁」的前身？筆者礙難同意長谷部氏的奇妙連想，但想一提的是，不久前才展出的一件施罩青瓷黃釉的晚唐九世紀越窯玉璧足碗，其釉色瑩潤，帶開片，



圖 17 定窯窯址採集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北》，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294，圖256。



圖 18 越窯黃釉玉璧底碗 a.側視及俯視；b.底部 口徑16.5公分 取自深圳博物館、深圳望野博物館，《煌煌·巨唐——七至九世紀的唐代物質與器用》，頁153，圖132。



圖 19 | 唐 9世紀 被改裝成硯台的壽州窯黃釉枕 高6.8~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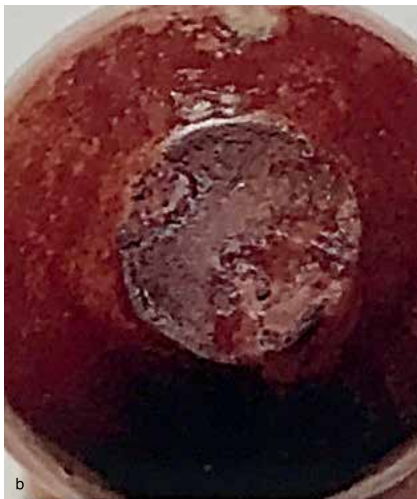


圖 20 | 宋至元代 褐釉抹茶罐 a.全器；b.底部 高6.4~6.6公分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取自德川美術館，《殿さまとやきもの一尾張徳川家の名品一》，名古屋：徳川美術館，2019，頁10，圖6。

底足裹釉，上有三細小支釘痕。（圖 18）依據圖錄的說明，類似標本曾見於西安大明宮遺址，並推測這類黃釉器是當年的高檔次製品。¹⁶ 當筆者想到越窯之外，唐代邢窯或壽州窯（圖 19）等其他瓷窯作品亦見以氧化焰燒成的優質黃釉，就覺得此一提示真是有趣，這也讓我連想到數年前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小林仁曾經提到法門寺平脫碗的黃釉會

不會是意圖模倣金器？¹⁷ 以往學界已經意識到晚唐九世紀越窯青瓷並存著刻劃花製品和無飾紋的素面製品，筆者也曾提示此一現象是反映了其時並存的兩路類型，也就是俗稱的兩路貨，¹⁸ 其中前一類型又包括僅刻劃疏朗圖紋以及於器面滿飾紋樣等兩種刻劃花意匠。¹⁹ 至於後一類型，則可結合前引案例得知是包括了青瓷和黃青瓷這兩種製品，從法門寺地宮

《衣物帳》結合地宮伴出的越窯製品可知，秘色瓷也涵蓋了這兩種色釉。

最後，筆者另想提示日本傳世南宋至元代黑褐釉小罐，即日方做為裝貯抹茶的「茶入」當中，有的也在罐下方及底部露胎處塗施暗褐色薄層，而從圖版所見諸例，均屬「漢作」，也就是中國製品。如做為德川家康及尾張家初代德川義直御用商人茶屋長意（?-1663）所獻，收入在尾張家最高等級的《上御數寄御道具》（正德四年，1714）名為「數珠玉」（達

磨）的中國暗褐釉小罐之露胎部位，可見漆狀的塗層。（圖 20）筆者並未上手目驗，對於這類製品在日本的流傳情況等亦所知有限，因此既對此一可能和前述陶瓷髹飾有關的現象感到興奮，同時深怕是自己一廂情願地將燒造前施抹的鐵泥工序或以漆修繕的遺痕，誤認成是燒造後中國或日本的人們為營造中國區域宮廷趣味的人為加工。此衷心期待專家的教示。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 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東方博物》42 輯，2012 年 1 期，頁 16-24；蔡乃武，〈昆山片玉——中國陶瓷文化巡禮〉（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5），頁 174，圖上。另外，關於南宋「都亭驛」的位置，另可參見劉未，〈南宋臨安城復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論文，2011），頁 67 及「南宋臨安城復原圖」。
- 乾隆皇帝對於清宮藏黑釉碗與柴窯的比附，請參見：拙著，〈乾隆皇帝與柴窯鑑賞〉，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45 期（2011.12），後收入《陶瓷手記》2（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251-260。
- 持此一觀點的學者不少，如著名大型圖錄《茶碗・1・中國・安南》（東京：平凡社，1972），佐藤雅彥針對所謂「白覆輪天目」（圖 13，頁 246）的解說；最近的論述參見：小林仁，〈天目——中國黑釉的世界〉，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天目——中國黑釉的美》（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0），頁 105；〈私の気になる細川家的一点 細川家に伝わった「ゆてき」——永青文庫藏「油滴天目」〉，《季刊 永青文庫》，110 期（2020 春），頁 30-32。
- 承蒙胡雲法先生的教示並出示標本實物，謹致謝意。
- 詳見：拙著，〈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頁 9-10。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 197 之 2 及上冊，頁 223。
- 詳參見：尾崎洵盛，〈定窯紅瓷につきて〉，原載《陶磁》4 卷 4 號（1932）至 5 卷 6 號（1934），收入同氏《支那陶磁小考》（東京：實業社，1934），頁 101-177。據尾崎所言，碎瓷事件發生在 1049～1053 年之間。
- 包明軍，〈漆衣陶器淺談〉，《華夏考古》，2005 年 1 期，頁 82-86。
- 詳見：拙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31-32。
- 類似作調之裝飾有雙龍戲珠和卷草花卉的木胎漆器，可參見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萬曆十三年（1585）紀年的「龍存星長方形盒」。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広田不孤斎コレクション 茶の美術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6），頁 110，圖 137。
-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 123-124。
- 這兩則清宮造辦處檔是依鄧禾穎，前引〈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一文的提示（頁 21 引馮先銘《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再由筆者回溯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所輯錄相關紀事。
- 王亮鈞，〈清宮傳世紫砂壺及相關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頁 75-76。
- 〈法門寺地宮璀璨耀眼的稀世文物〉，收入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編，《佛門祕寶大唐遺珍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臺北：光復書局，1994），頁 111。
- 長谷部樂爾，〈秘色拾收〉，收入《常盤山文庫中國陶磁研究會會報・1・米色青磁》（鎌倉：常盤山文庫，2008），頁 79。
- 深圳博物館、深圳望野博物館，〈煌煌・巨唐——七至九世紀的唐代物質與器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 153，圖 132 的作品說明。
- 小林仁，〈優雅なる白いやきもの——定窯白磁をめぐる諸問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東京：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 227。
- 拙著，〈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磁器〉，收入《貿易陶磁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 91。
- 森達也，〈晚唐期越州窯青磁の劃花文について〉，收入《檜崎彰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京都：真陽社，1998），頁 485。